

北海文史

第二辑

斜阳浴血

——1927年至1932年斜阳岛武装斗争记述

中共广东湛江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广东遂溪县委党史办公室联合编写

中共广西北海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乐民义旗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广东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逮捕，大屠杀，腥风血雨弥漫整个南路地区。四月十六日，阳江县敖昌骅、谭作舟、黄贞恒等十六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领导人被逮捕，十八日，省农协南路办事处的办公处——高州南皋书院被包围袭击，二十日，反革命在电白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一百多人，二十三日，北海市党组织的主要成员江刺横、李雄飞等数人被拘捕，五月初，南路办事处领导人梁本荣在阳江落入了敌人的魔掌……。白色恐怖笼罩了南路，一批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先驱就义前的吼声震撼了祖国南疆阴霾密布的天空。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保卫革命成果，中共南路党组织和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于五月初在赤坎秘密召开了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议会。当时南路党组织同上级已失去联系，党的主要领导人兼南路办事处主任黄学增在广州未回，议会由朱也赤、陈信材等同志主持，成立了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推选朱也赤为主任，陈信材为副主任，决定大力发动各县农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会后，大家分头行动，遂溪县党组织首先在乐民——海山一带，发动了南路最早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乐民属遂溪县第六区，大革命时期，这里是南路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南路最早的党组织首先在这里建立并开展工作。早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共党员黄

学增、韩盈、黄广渊、苏天春、薛文藻(经光)、陈光礼等，就在这里成立了雷州青年同志社乐民分社和纪家分社，吸收社员一百二十多人，秘密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这里建立起一支二百余人的很有战斗力的农民革命武装，拥有各种枪支三百四十多支，在镇压土豪地主、肃清土匪、支援各区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遂溪县党组织决定首先在这里举起武装反抗的旗帜。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乐民区长潘林雄带领警兵七人，在乐民海山附近的新圩仔强行苛抽勒索，同赶圩农民发生争执。圩上农民自卫军前来交涉，反被潘林雄以检查枪证为名，缴去武器。海山村农军闻讯，在黄广渊、黄凌氏、陈光礼等中共党员的领导下，组织二百余人迅速包围了新圩仔，擒获了潘林雄和七名警兵，“勒缴警团枪支，占据市乡，歃血联盟，遍树赤帜”，派出一支队伍，逼近离乐民三十里的河头圩，准备夺取该圩民团局的枪支，与此同时，遂溪、海康党的领导人韩盈、黄杰也准备组织力量攻占县城。海山新圩仔的斗争，揭开了乐民起义的序幕。

遂溪县长林应礼和海康县长谢莲航闻报大惊，一面急向驻在梅录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团团长余汉谋报告，一面发动当地兵丁前往“进剿”，五月十八日，谢莲航会同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温中声，带兵二连开到河头，林应礼也带警兵达到，十九日，敌军数百围攻海山村，黄广渊、黄凌氏等率领农军反击，战斗持续三天，击退敌人多次猛扑，歼敌二十余人，反动派吃了败仗，转而向当地的地主豪绅施加压力，要农军赔款、放人。农军不允许，双方相持，地主黄兆昌和原遂溪县长黄河沔之父黄友朋急忙出面“调停”，表示愿意支付大洋六百元，并阴险地以群众的生命来对农民进行威胁，在起事猝然，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海山农军释放了潘林雄，暂时停止了斗争，但不解散队伍，仍然控制着乐民一带，以观事态的变化。

这时候，以南路反动头子林云陔为首已组织起中国国民党广东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宣布对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一百〇六人，“一体严行辑拿解案究

办”，同时派暗探四出侦查，千方百计破获我各县党组织，五月下旬，中共遂溪县委在杨柑秘密召开党员代表议会，研究继续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问题时，被林应礼察觉，派兵包围。县委主要成员颜卓、邓成球和出席会议的何盈余、陈历经、杨庆、黄宗模、金美荣、梁上升等同志不幸被捕，南路和遂溪县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韩盈这时在家养病，亦被逮捕，这批同志，除陈星芬、梁上升被保释外，其余全部被杀害，遂溪县党组织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遂溪党组织在六月下旬对乐民纪家、江洪各地农军进行了整编，发动了震动南路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五百余人编为一个大队，黄广渊、陈光礼任大队指挥，下分三个中队，薛经辉、黄宗赐分别任中队长。二十五日，由黄广渊率领农军一部，突袭江洪港，迅速打垮了该港民团局的辑私队和鸦片公司、洋杂公司的反动武装，缴获武器数十件，接着又攻下纪家民团局，然后撤回乐民城。

六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派以两个团的兵力，纠合遂溪、海康两县民团大队和麻章、城月两地民团武装共一千余人，配备重炮，攻打乐民，黄广渊等率领农军据守，与敌激战两昼夜，城墙被大炮轰破，农军兵力单薄，弹药缺乏，被迫从城西南角涵洞口撤出，敌人入城，疯狂报复，烧毁房屋数百间，百姓财物被劫一空。

从乐民撤出的农军，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把队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组成武装小队，分散在乐民、江洪、纪家一带农村活动，黄广渊、黄凌氏等主要领导人，则带领另一部分武装，在水妥村建立秘密据点，继续指挥战斗，为了扩大起义队伍，党组织决定派人进入徐闻山，争取盘踞在那里的土匪陈中华部数十人支持农军，经过耐心的教育，陈中华表示愿意配合起义农军的行动。

九月二十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河头警署头子陈河林得到流氓陈文应的密告，突然派兵包围了水妥村，事出猝然，农军仓促应战。黄凌氏带领少数农军队伍化装脱险，后来在客路、东海一带转战中壮烈牺牲，黄广渊在同敌人激战中，不幸中弹阵亡，反动派残忍地砍下了他的首级，在河头、城月、遂城传

送“示傲”。黄广渊是中共党员，第三届农讲所学员，为了掀起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他无私地献出家庭钱粮，直至“罗掘俱穷”亦无悔，他一家五口参加革命，有四人在斗争中英勇献身，他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

秘密据点被破坏，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遂溪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挫折，反动派气焰嚣张，疯狂清乡，军队和民团深入乡村，稽查户口，日夜逡巡。在这种情况下，乐民起义农军在大陆上已难立足，但是，革命人民是不会向反动派屈服的！乐民农军决定派陈光礼、黄学新秘密乘船前往北部湾上的斜阳岛暂避并继续战斗。九月底，乐民起义农军除留下部分尚未暴露的人坚持在大陆分散活动外，主力约一百人，由陈光礼、薛经辉等带领，乘船撤到斜阳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新战斗！

二、撤据孤岛

斜阳岛又称岭仔(现是北海市涠洲公社斜阳大队所在地)，是北部湾中的一个孤岛。距大陆最近处的遂溪江洪三十哩，离北海市四十哩，离邻近的涠洲岛九哩，晴天在涠洲岛眺望斜阳岛，清晰可见，全岛面积五点五平方公里，岛的地形中间低，四围高，形似铁锅，四围悬崖陡壁，仙人掌、茅草、杂树疯长其间，小岛仅北面的三条柴及东埠各有小港汊一条，有狭窄、弯曲、倾斜的小石径可攀缘而上，全岛最高处是西面的羊咩岭，海拔一百四十余米，岛上严重缺水，人畜食用水非常困难，经常靠涠洲等地运水接济，岛上数十亩田地，只适宜种玉米、高粱、蕃薯等耐旱作物，由于缺水，收成很不稳定，岛上居民粮食不能自给，生活极端贫困，岛附近海域鱼产丰富，二十余户从沿海逃难至此的渔民，多以捕鱼为生，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交通不便，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斜阳欲加统治实在是鞭长莫及，因此小岛长期为海盗盘踞，成了盗匪的老巢，尤以清末民初为最盛。这些海盗或乘船长途奔袭，或就近抢截过往船只，斜阳匪患对沿海渔民及帆船运输业的危害很大。

斜阳的海盗多来自大陆上的徐闻山(在雷州半岛徐闻县境内)，一九二六年

从徐闻山来的土匪符振岳部消灭盘踞岛上的陈均利部，成了斜阳岛的土匪首领。符振岳原是海康县草刺园村人，出身贫苦，父母均遭地主杀害，他自小便给地主干活，受尽欺凌，长大后为了报仇，杀了地主，聚集十多人上了徐闻山为盗，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击溃南路军阀邓本殷后即对徐闻山土匪进行清剿，符振岳力单不支，便率部逃到斜阳岛，以后投奔他的人渐多，其中有廉江的龙金贵和纪家坡金村的陈中华部等，拥有强悍匪徒百多人。

一九二七年九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陈光礼、薛经辉、余道生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约一百人分乘三艘帆船，从遂溪江洪蛇头地出发，秘密撤到了斜阳岛。

符振岳虽然同情农军，但又对农军存有戒心，曾向陈光礼提出：“你干你的革命，我捞我的世界”的所谓“协定”。农军上岛后，符部的作风与农军严明的纪律形成鲜明的对比。符的部下吊打关禁抓来的外地船户以便勒索赎金的行径，使陈光礼等很反感，曾公开向群众表示“打人吊人不是共产党的做法”。另外，符的部属侵犯岛上居民利益的行为农军也时有见闻，农军领导人一方面劝告符约束部下；另一方面以农军的模范行为去感化这支土匪队伍，他们全军团结，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保护群众利益，这些使符振岳十分叹服。在农军的帮助教育下，符部逐步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只有与共产党人领导的农军合作，共同战斗，才能闯出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一九二八年五月，经过改造后的符振岳队伍正式编入了我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陈光礼（一九二九年薛经光上岛后任副总指挥），下辖两个营，符振岳部编为一营，符任营长；二营由原农军人员组成，薛经辉、余道生任正副营长，农军改编后，还在濠洲南湾街商会举行成立大会，各界代表均派人参加，在成立大会上，符振岳、陈光礼都发表了演说，陈述了农军的宗旨。大会散发了由陈光礼、武作林起草的“安民布告”：

“照得蒋贼介石，卖国反党殃民，勾结帝国主义，一意媚外求荣，本军奉命讨伐，是为顺应民情，倘有军士不法，准到本部指明，一经查实有据，立即按法究算……不准捏诬控告，反坐刑律非轻，特此告示群众，务宜切守依遵”。

经过改编，符振岳的部属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教育，符振岳本人在思想上也受到共产党人的熏陶，逐渐成为一个识大局、守纪律的农军指挥员。在农民自卫军的枪械、弹药、粮食等物资缺乏时，符振岳和妻子慷慨解囊，把多年存银数千元拿出来，作购买军需粮食之用，他开始注意自己部下的纪律和作风问题，一经发现违犯，立即纠正并加以惩处，鉴于他的部下常到涠洲活动，他就授权涠洲李锡光协助监督他们的行动，不准他们违犯纪律，如有越轨行为，随时告知。一九二九年冬，一营一连连长龙金贵擅自离队前往涠洲，开馆包烟包赌，并有勒索群众财物的行为，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严重违犯农军纪律，符振岳接到报告后，曾经多次劝告教育，但龙金贵自恃枪法好，立过战功，不听劝告，为了严肃军纪，以教育全体战士，符振岳派出执法队员到涠洲湾背龙金贵赌馆，将其枪决，这一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军的威信，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三、坚持斗争

农民自卫军要在斜阳岛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首先必须解决粮食、枪支弹药的给养问题。他们实行生产自救的办法，在岛上开垦了数十亩荒地，种上了玉米、高粱、红薯等农作物；女战士和家属在岛上养了十几头猪牛和许多三鸟，把畜禽运往各地贩卖，用所得的钱购买不少子弹，为了改善生活，二营副营长余道生常和战士一起，出海捕鱼或到海边垂钓，捕得的鱼全部交给炊事员，煮熟后每人分一点吃，为了扩大生活必需品的来源，农军还派出采购员秘密到涠洲、北海、江洪等地去活动，与一些店铺建立良好的供购关系，他们买货付钱，无钱赊欠时则留下字据，按期归还或通知店铺派人到斜阳去收款，由于农军买卖公平，信誉很好，一些店家都乐意与农军交易，如涠洲南湾街上的“瑞泰利”杂货店，就是斜阳农军一个主要的生活用品供应点、在涠洲为农军采购运输军械弹药的有李锡光、梁文斌、余道鸿等，在北海外沙有陈福华等，由于有了这些后勤供应点，农军的武器弹药有了来源，保证了农军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尽管农军努力生产，但斜阳岛人多地少，水贵如油，种出的粮食十分有限，风调雨顺还好，若遇刮风下雨，海上风浪大的日子，运输船不能出海，种在地里的庄稼有时也会被暴雨连根带茎地冲走，这时农军只好吃用玉米糠、薯苗、鸡冠菜（一种开花状似鸡冠的野菜）煮熟捏成的饭团，上岛多年，农军官兵各人的穿戴还是两套破旧的粗布衣服，一顶鸭舌帽，生活非常艰苦，经常陷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境地，斜阳岛上有一间砖砌的原为法国人使用的天主教堂，算是比较坚固的建筑物（自从农军登岛后，法籍神甫就不敢再涉足该岛了），一部分农军住在这间教堂里，其余的农军就靠割茅草搭棚居住。

农军在斜阳岛上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他们官兵一致，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农军领导人薛经辉等经常给战士们讲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故事，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引导战士们要看得远一点，不要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说，干革命就会有困难，有了困难就要克服它，克服困难就是胜利，个别战士感到在斜阳吃不好，睡不好，有动摇情绪，经过薛经辉等同志的不断教育后，克服了困难，坚持留下来斗争，农军没有收入，战士们平时连吃一顿饱饭也不容易，零用钱更谈不上，有些战士从家里带来一些钱，买来烟丝，实行“见者有份”，一人抓一小撮卷一支纸烟，抽得津津有味。

农军里有不少女战士和家属，她们是农军的好“后勤”，平时搞农副业生产，种地、喂猪、养鸡、放牛、缝补衣服，当炊事员；在敌人围攻封锁时，她们便要给阵地上的农军指战员送饭送水，有时还直接参加战斗，有一次，女战士赖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到地里摘薯苗，敌机向她俯冲下来，投下一枚炸弹，赖英急忙卧倒在地沟里，炸弹就在她身边不远的地方爆炸，薯苗碎片和着泥土溅满她一身。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严酷的斗争岁月里，农军严守群众纪律，处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农军初进岛，岛上居民把他们当成土匪，不敢接近，农军上岛前，岛上一户人家喂养的牛吃了符振岳卫兵和的几株玉米，被这个卫兵开枪打死，牛的主人敢怒不敢言，农军上岛后，陈光礼知道这情况，

劝说符振岳部下不要再干侵害岛上百姓的事。以后符振岳及其部下都参加了农民自卫军，这种侵害群众利益的事就很少发生了，农军领导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带头深入群众，农忙季节，帮群众干活，帮渔民扛艇抬网，余道生懂得裁剪衣服的手艺，经常为群众战士裁制缝补衣服，有一次白石盐场驻濶洲税卡的过磅员张某乘船过海时，被农军截住带上斜阳岛，经查明他的身份，知道他是为谋生而漂洋过海的小职员，便留他在岛上住了两日，教育说服他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还动员他把家眷由北海迁来濶洲，后来张某果然把家眷迁来了，还偷偷为农军收税，以后张某所在的这个濶洲税卡也成了农军过往的一个落脚点。

斜阳岛上的老渔民黄民日与农军指挥员十分亲热，每次出海归来总要挑几尾大鱼送给薛经辉、余道生等；农军自卫军食盐发生困难时，一位渔民给送来了满满一大笠，在孤岛被困，农军粮食供应困难时，不少群众主动献出薯干、玉米等食物；在迎击敌人的战斗中，群众中的青壮年以至儿童也和农军一起挖战壕、筑工事，一起巡逻放哨，共同守卫海岛，在敌人久困孤岛的最危难的时刻，是岛上的渔民冒着生命危险用小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运载了一批农军战士回遂溪，敌人攻上岛后，群众和农军战士在一起，没有一个跟敌人走，因而不少群众遭到逮捕，有些献出了生命。

四、回师反击

乐民地区起义农军撤去斜阳岛后，国民党反动派更肆无忌惮大举清剿，遍地腥风血雨，不少农会骨干和群众被逮捕杀害，财物被洗劫，房屋被烧毁。县委领导人黄广渊同志在水妥村被敌人包围英勇牺牲了，河头、介炮等地很多联络站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斜阳农军经过整训，充实了力量，为了反抗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为死难同志和群众报仇，鼓舞群众的斗志，经慎密侦察，曾多次回师遂溪，打击敌人。

一九二八年春，斜阳农军配合黄凌氏(黄广渊母亲)率领的陆上武工队两次

袭击了海山、乐民、余村、桂坡等地的反动武装，烧毁了反动豪绅黄友明(国民党高雷区清乡委员黄河沔之父)、黄仲令、黄兆顶、黄世珠的房屋，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伤毙敌军多人，黄河沔也把家全搬到当时的法国租界广州湾西营(今霞山)定居去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南路特委正式成立后，决定遂溪、海康两县分别成立县委，遂溪由杨枝水负责召集议会(后选举陈光礼任书记)，要求派人到斜阳岛去进一步做好土匪的工作以发展队伍，(按：当时符振岳部尚未正式改编加入农军)，指定薛文藻为海康县委代理书记(按：薛于一九二九年也带领海康小部分农军上了斜阳岛)。当时，陈光礼在斜阳岛，没有出席特委成立议会，到了一九二八年夏秋间，他才化装商人回介炮、安铺等地活动，把湾仔村陈可章争取过来，陈原是陈炯明部下的一个团长，国民革命军东征南讨胜利后，他带了一批武器，逃回家乡，以经商为职业，常住安铺，他不满国民党政权，暗中组织了一批武装队伍，陈可章被农军争取过来后，多次秘密地给农军买粮食、枪支弹药和毛毡等物资，用船偷运至斜阳岛，通过陈可章，又争取了城里村周作杵(据说周是邓本殷部下一个营长，邓被击溃后，潜回家乡赋闲)。农军和他取得联系后，在经济上，得到一定的支持。

一九二九年八月，农军获悉：国民党反动派从梅录、安铺、遂溪等地集结兵力近千人，向乐民圩方向开来，企图又一次侵犯斜阳岛，经研究由薛经辉、龙金贵、武作林等率领农军潜回大陆，分兵三路在桂坡伏击，待敌过了半数，中路突然袭击，把敌分成两截，前后两路一齐歼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窝蜂，死伤无数，仅仅是陈耀明就生擒了敌兵三人，缴了七支枪，黄昏后，农军主动撤出，将俘虏押回乐民城发路费遣送回家，敌人追来包围乐民城，农军坚持战斗到午夜，掩护着全城群众从西北角撤退后，又回到斜阳岛。

九月七日夜，斜阳岛农军一百多人乘两张帆船，从濠洲出发，八日在介炮区的斗伦登陆，与陈可章组织的武装队伍配合，当晚开至安铺。原定下半夜二时出发，进攻遂溪县城，一营一连连长龙金贵自告奋勇，率领驳壳队十二人，

提前于午夜偷偷起程，到达遂溪，从西门爬墙入城，分东西南北四向一齐开火，敌人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纷纷狼狈逃窜。接着，陈光礼、薛经光率领队伍赶到，消灭了一批敌军，攻占了县城，俘虏了部分来不及逃跑的敌人，缴获了一批枪弹及其他物资，国民党遂溪县长黄克带着残兵向赤坎方向溃退，农军进了遂溪城后打开监牢，释放了几百犯人(其中大部分是农会骨干和革命群众)，在街上张贴安民告示和宣传标语。农军与亲人重会，喜地欢天，四面八方的群众闻讯，兴高彩烈地进城欢庆胜利，农军当众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公祭韩盈、邓成球、颜卓等革命烈士。黄克率残部逃跑被农军跟踪追击，打得七零八落，退到麻章圩(三区所在地)，龟缩在当铺里，与该区反动民团一起负隅顽抗，农军接连几次进攻，因当铺十分坚固，到十日晨还攻打不下，后农军接到敌人从廉江开来援军的情报，便主动撤回遂溪，因考虑遂城也难以据守，接着又撤到安铺，反动头子戴朝恩(译名“铁胆”)却尾随而来，在安铺的后坡与农军接火，激战两小时左右。农军战士奋勇冲杀，终于把敌军击退，余道生等几人在这次战斗中负伤，农军原计划撤到徐闻，建立游击根据地，进一步与海南党组织联系，互相呼应；或撤到海南，与海南方面合并为一支革命武装。他们感到困守斜阳孤岛，从联系群众，粮食、弹药接济，消息传递，军事行动等方面都十分不便，但侦悉前方被敌兵堵塞，后面人又尾随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农军指挥部召开了紧急议会，经研究决定又撤回斜阳岛，陈光礼曾极力争取陈可章继续与农军合作，一同撤离大陆，但陈可章缺乏信心，不愿过艰苦的斗争生活，不久，他把队伍解散，自己逃往香港，路经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缉捕杀害。

攻打遂溪城，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不少群众参加了农军队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增强了战斗力。但此举震动了反动派，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命令南路绥靖委员陈章甫加紧“清剿”，在沿海高筑炮台，设立检查站，严密封锁海岸，并加派汽艇在海面巡查，在各村建立反动民团武装，大陆上成千无辜群众惨遭杀害，无数民房被烧毁。仅乐

民圩和海山两地被杀害的就将近百人，烧毁房屋一百多间，同时，新设的农军联络站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介炮的张亚祖，河头的武其伦，濠洲岛的梁文斌、余道鸿等都先后被逮捕杀害，后来，濠洲岛上的李锡光也被逮捕，黄凌氏所率领的在河头，江洪一带活动的地下武工队也无法立足，撤到了东海调那一带去。加上二八年底，南路特委遭反动派破坏，黄平民等一批领导人被捕，农军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处境十分网难。

一九三〇年四月，农军战士黄学武、薛经泰被派回大陆联系工作，在江洪港面遭到敌人搜查，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六月十五日夜，斜阳农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乘高雷清乡委员黄河泮已带领队伍回遂溪城之机，余道生率领斜阳部分农军秘密潜回大陆，攻占了乐民乡公所，击毙敌兵八人，俘十六人，把红旗插在炮楼上，十六日早上周围二三十里的群众获得喜讯，拿着鸡、鸭、猪肉等纷纷来慰问农军，庆祝胜利，并控诉敌人的血腥罪行，要求为他们报仇，农军打开粮仓，将粮食及缴获的物资分发给群众，并在乐民圩和各村张贴标语、告示，宣传革命火焰是扑不灭的道理，号召群众坚持斗争，革命到底，不久，农军主动撤回斜阳岛，黄河泮带兵赶来，扑了一个空。

五、斜阳浴血

斜阳农军多次回师大陆，给国民党反动派予沉重打击，敌人大为震动，反动头子黄河泮、陈章甫受到了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严厉斥责，指令迅速歼灭斜阳农军，扑灭革命火焰。因而这些反动头子倍加疯狂，加派兵力向斜阳进攻，沿海一带增设岗哨，严密封锁；在内陆则大举清乡，疯狂屠杀。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四日，黄河泮、陈章甫联合江洪等反动民团，强拉了几十艘民船，采用梯队强攻战术向斜阳岛进犯，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斜阳农军紧密依靠群众，军民联合奋战，坚守阵地，待敌近岸，枪弹、石头齐发，打得敌军头破血流，不少反动官兵溺毙海中。

从此，斜阳岛经常受侵扰，与大陆联系更加困难，形势日趋恶劣，生活极

其艰苦，符振岳经受党的长期教育，斗争的锻炼，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抗击敌人的进攻中，他表现英勇顽强，并主动要求把守东埠这一主要阵地（东埠开阔些，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三条柴、灶门、南埠等阵地，分别由余道生、薛经辉、陈中家把守）。十一月，农军领导人召开议会，分析了目前形势，研究歼敌保岛和寻找出路保存实力的办法，决定由陈光礼到海南岛寻找党组织，解决当前困境，斜阳农军暂由薛经辉领导（因薛文藻住濶洲较多）。二十七日，陈光礼秘密离开了斜阳岛，经乐民前往海南，不幸被捕，一九三一年春，在海口壮烈牺牲。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黄河沔、陈章甫等，又纠合地方反动民团，配备了几艘机船，大举进犯斜阳岛，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天，被我岛上军民英勇还击，敌人每次进攻都载回一批尸首。

攻一孤岛，屡次败北，这使陈济棠大为震怒，又一次强令陈章甫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攻下斜阳岛。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敌人对斜阳岛大规模的围攻又开始了，这次加派了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团（张文韬任团长）王敬贤一个营的兵力主攻，廉阳水师统带赖悦棠、李基文率领了六艘军船前来助战，土豪王广轩赠送了两艘汽船，还抢来了渔民八十艘帆船，采用铁壁合围，天天攻打，长期围困，逼使农军弹尽粮绝，妄图一举歼灭革命力量的残酷手段，敌人每天早上就出发围攻，晚上才收队回濶洲岛，但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地过去了，敌人也无法踏上孤岛半步，农军藏在岛上岩洞里，敌人一靠岸，石头就象暴雨滚下，接着是枪弹又密射，不少官兵丧了生，濶洲群众编了一首山歌，讽刺打败仗而回的水师队伍：

濶洲对面岭仔墩，
四面海水围匀匀；
兴起千兵打不倒，
生生气死李基文。

陈济棠后来又增派了飞机和“安北”、“广金”、“海虎”三艘军舰来助

战，配合进攻；陈章甫还派他的代参谋长兼作战处长林廷华亲临北海涠洲督战，每天都有飞机来斜阳岛扫射、轰炸，军舰、汽船一近岛就用炮轰击，机枪扫射，掩护陆军登岸，但一个月又过去了，岛上军民并未被征服。敌人用武力攻不下斜阳岛，又采取攻心战术，每次进犯，离岸很远就开始叫喊，初则企图离间岛上军民关系，诬蔑农军是“土匪”，声言“接近支援者以‘窝匪’论罪”，“打上岛则烧光杀尽，鸡犬不留”；“帮助国军剿‘匪’者，既往不咎，按功受奖”；进一步又用欺骗手段，瓦解军心，封官许愿，企图引诱农军投降。但这都是狂犬吠日，枉费心机，敌人是无法理解农军的坚强革命意志和岛上军民亲如骨肉的鱼水关系的。马福女一边用石头痛击敌人，一边指着李基文大喝：“你们不怕死就来吧！我们已经准备了一座龙宫，等着你们与龙王见面。”有一次，汽艇指挥官王××（大土豪王广轩孙子）刚得意忘形地叫喊，就被农军余妃仔一枪击毙，在另一次“围剿”中，“海虎”无线电官谭奇也被打死了，凶狠狡猾的敌人转而又用金钱收买自己部下，封官许愿，笼络军心，声称“打上斜阳岛，奖每人二十块光洋，晋升两级，任抢任吃”，但士兵看到天天载回的死尸已丧失了信心，怕有命去没命回，出发前就把预支的钱花光了，敌人计穷技尽，最后只得求助手神鬼，他们听说涠洲南湾港边的三婆庙很灵验，就备好三牲礼品，专诚前往跪拜求签，祈求神明保佑，而且取回神符贴在船上，用香灰煮水给官兵饮，以一为定获得胜利……，但是官兵一上岸，又被石头砸得皮开肉绽，叫苦连天，有的丢了性命，有的抱头鼠窜，钻回船里，后来王敬贤干脆命令搬来菩萨偶像放在船头上，给士兵壮胆，但同样是煞费苦心，并未能把斜阳岛攻下。

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薛经辉等农军领导人研究，为了动员大家坚持长期迎击敌人，召开了军民大会，杀鸡饮血，庄严宣誓，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绝不屈服，群众表示有人出人，有粮出粮，同生共死，守岛保家，青壮年则参加巡逻放哨，监视敌人，修筑工事，在东埠主要阵地挖了许多掩体坑，每坑四尺长，二尺阔，二尺深，老人、妇女、孩子负责搞生产，并拾石头堆在工事旁边，初时群众主动献出蕃薯、粟仔、玉米等杂粮，吃光了又拿花生、黄

豆来吃，战斗越来越激烈，海面已被封锁，飞机天天头上转，大小炮天天轰击，发现树摇草动都狂轰乱射，白天，枪、炮弹纷纷落在岛上，有一只南瓜也被打了十几个洞，群众不能下地生产，要躲进洞里，余秀英的父亲来不及躲避被打死了，农军子弹越来越少，伤员和阵亡的不断增加，粮食也吃光了，群众要把牛杀掉给农军吃但薛经辉等领导人坚决予以制止，耐心地进行解释，指出牛是生产的主要工具，打退敌人后，没有它就会影响生产，他们宁可吃树皮草根，也不让群众把牛杀掉，在紧急的情况下，农军领导人曾开会研究，决定转移到海康、徐闻等地坚持武装斗争，并派了一个小艇乘黑夜出海，后因海上被敌人封锁了，风浪太大，又折了回来。

第一营营长符振岳在防守东埠阵地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击中鼻部，子弹穿过后脑，英勇地牺牲了，战士们万分悲愤，群众献出床板作棺材，把符振岳葬在南埠山坡上，表示誓死杀敌，为营长报仇，不久，薛文藻也离开斜阳岛，后来投靠国民党，解放后被镇压。

在粮尽弹绝、敌人疯狂进攻、处境更加恶化的情况下，农军领导人薛经辉又作了研究，作出了撤退方案，计划分期分批撤离斜阳。十一月二十一日，农军派出两只小艇，由岛上渔民陈培国、陈培禄、纪拔、余中平、陈玉兴、刘秀兴等人驾驶，载着李永春、李永才、梁兴德、刘学时等十几个农军，黑夜冒险离岛，往江洪港取船，准备把队伍全部撤离斜阳岛。他们离开南埠时，农军领导人薛经辉、余道生和战士、家属百多人到岩边为他们送行。海天漆黑，浪涛汹涌，一股悲壮之情掠过了战友们的心头。

陈章甫累次阴谋不得逞，恼羞成怒，又给王敬贤下了死命令，限十五天内攻下斜阳岛，攻不下就杀头。王敬贤在卜峰的压力下，用大银收买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每人发了一个钢片盾牌，说枪打不入，以定军心，但这支敢死队也多次遭到失败，不少人沉没大海，葬身鱼腹。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初八)，敌人敢死队又坐着一艘大船开往斜阳岛，那天突然吹西北风，驶了几小时还是在海中转，敌人以为是艄公搞鬼，把他杀了，后来转了风向，一下子将船推到

了东埠港口，夹在暗礁的中间，船退不出，又没人驶，于是敌人冒险登陆，拼命冲击，农军在弹尽粮断、人员伤亡过半的情况下，拼死抵抗，石头也掷光了。不久，东埠港口被攻上，北埠、三条柴、灶门等阵地相继失守，薛经辉指挥战士奋勇迎击敌人，边战斗边掩护群众撤退到岛边的岩穴洞里。余道生、黄安扬等子弹打光了，不愿被俘，毁了武器，跳海自尽，余道生最后将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交给在身边的妻子赖英，嘱咐她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如能活下来，不要忘记为烈士报仇，要坚信革命最后是一定胜利的，要向党报告他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口气，说完即将另一支长枪和文件毁掉，跳下了大海，赖英满怀悲愤，眼含泪水，乘傍晚不见人影，翻过了红义岭，找到了薛经辉，才一同撤入羊咩洞。这个洞在岛的西北角，洞口约五丈，十多丈深，洞底可见太阳，下洞只有一条羊咩能行的小路，农军和群众进洞时是用麻绳吊下去的，洞里长有小树和青草，向岛这边有一个岩，约十多丈深，几丈宽，可藏二百多人，向海这边裂开了一道缝，有几尺阔，离海面还有百余米，符振岳的妻子梁四，不肯撤到洞里，把她和符结婚时的两个金戒子交给了薛经辉，望薛为她俩报仇，最后战到弹尽，敌人逼近，她跳下了大海。

李永春等到江洪取到了四张帆船，复回斜阳岛，黑夜里驶到中途，发现岛上火光冲天，知道孤岛已被攻占，敌人看到帆船上的灯光即开枪扫射，他们在海中转了很久，无法登陆，只得忍痛折回江洪港，后来这批农军战士和群众大部分被捕壮烈牺牲。

敌人上岛后实行“三光”政策，邱世党、九伯等八人来不及躲避，当即被抓起来逼供，房屋被烧光，财物被抢光，耕牛牲畜被杀光，烟火弥漫，凄惨的哭喊，叫人触目伤心！

薛经辉带领小部分农军和群众撤入羊咩洞后，一天多没东西入口，又饿又渴，小孩更支持不了，“哇哇”直喊。为了找些能吃喝的东西，薛经辉等第二天夜里爬出洞去，但经过了半夜，手指头般大的蕃薯也挖不满几个人的口袋，水也湿不透两件衫，解决不了问题，第三夜，他们开始冒险摸近敌人的营地，偷

回了饭菜，有一次，被敌人发觉追来，他们只得将仅存的几颗子弹把来敌击毙，逃回洞中，从此，敌人逐山搜查，封锁道路，把大小岩洞都包围起来了，只要看到一点黑影就疯狂扫射，羊咩洞里军民饥渴难忍，只得乘更深人静在洞边采摘一些假龙眼、勒古子、仙人掌果、酸味子来充饥解渴，敌人天天向洞里打枪、投手榴弹、喊话，威胁引诱大家出洞，但喊破喉咙也没一个人理睬，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出洞投降，敌人围困监视越来越严密，连续几天的饥饿，实在难于忍受了，孩子的哭喊，伤病员和老人的呻吟，叫人不忍耳闻目睹，一些孩子饥渴难受哭喊起来，母亲怕被洞外的敌人听到又扫射、投弹，给大家招来祸害，便用烂布把孩子的口塞住，不让孩子哭喊。为了大家的安全，有几位母亲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孩子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决心宁死也不做俘虏，有些同志把带来的信石拿出来，一人分了一些吃下去。吃了后，心里象火烧般痛苦，又死不了，渴得更加难受，黄安谦的妻子生下几个月的孩子刚死去，她看到大家痛苦的情景，愿把奶汁挤出来让大家喝一口，以解饥渴，这是母亲体内的鲜血啊！起初大家都不同意，但是再没法可想了。赖英等女同志含着眼泪拿来一个瓦盅，先把安谦妻子的奶汁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然后送给每人喝一点，薛经辉等领导人宁伏在地里吸湿土，也不愿喝下一口奶汁，黄安谦赞扬妻子做得对，大家同时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敌人越来越疯狂，后来天天向洞里炮轰、投弹，用棉花沾煤油一个个火球丢下去，要把军民全部炸死、烧死在洞里。

七天了，大家没吃没喝，面黄肌瘦，软绵绵的没一点气力，眼看再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薛经辉召集军民干部研究，大部分人认为在洞里也是死，出洞也是死，宁死也不愿被俘受辱，议会开了半夜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来农军领导人表示，为了解救岛人民的生命，愿受酷刑甚至牺牲希望一些同志能混在群众中掩护起来，哪怕是有几个或者一个活下来，就能存下一点希望，向党汇报，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于是毅然决定，于第八天当敌人喊话的时候，薛经辉以不得伤害群众为条件，带领大家出了洞，其他藏在岛上各处的农军和群众，到三

三年二月也先后被杀害或逮捕。

薛经辉等出洞后(其中有几个未满十岁的小孩),被全部捆绑,先押到溇洲,进行严刑逼供,敌人用香火把他全身都烧烂了,他虽然几次昏了过去,始终坚强不屈。他的儿子后来被一老百姓冒险从敌人营长手中换出来,可惜后来下落不明,敌人叫群众分开站队,群众都将农军年轻和女同志拉着,认作自己的亲人,敌人阴谋不遂,只好把他(她)们押到北海,关在审判厅的监牢里。

在反动派的审判厅里,赖英等极少数女同志由群众认领保释,薛经辉、陈中华、黄安谦等四十多名农军,经受了敌人多次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身体遭受极度摧残,也没一个变节,十二月初,他们从容地唱着革命歌曲,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在北海西炮台刑场英勇就义。

斜阳岛革命武装斗争,正处在敌强我弱的革命低潮时期,加上农军占据的斜阳岛,又是一个四围无援的孤岛,地方狭窄,群众稀少,缺乏回旋、发展的余地,容易失去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因此从战略观点来看,割据斜阳岛无疑是一个下策,后来虽多次作过转移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在敌人强大兵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败了。但是,斜阳军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恶劣环境中,坚持了五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击了敌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在南路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执笔:阮应祺、杨杰生、许光远、张九皋